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3.011

真人秀节目中“泛主持人化”现象研究

——以湖南卫视为例

谭敏^{1,2}, 郑坚²

(1.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 湖南 株洲 412007, 2.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主持人中心化向制作团队化转变, 泛娱乐化时代流量成为传播新趋势, 设置和结构创新的需要, 使得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中“泛主持人化”现象愈演愈烈, 传统专业主持人身份或将被重新定义。真人秀节目中“泛主持人化”在给受众带来新奇感受的同时, 也导致了专业主持人流失、不利于节目创新、娱乐过度等不良后果, 应引起业界高度关注。

关键词: 真人秀节目; 湖南卫视; 泛主持人化; 传统专业主持; 制作团队化; 过度娱乐

中图分类号: J9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3-0065-07

引用格式: 谭敏, 郑坚. 真人秀节目中“泛主持人化”现象研究: 以湖南卫视为例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2): 65-71.

Research on the “Pan-Host” Phenomenon in Reality TV Shows: Hunan Satellite TV as an Example

TAN Min^{1,2}, ZHENG Jian²

(1. Zhu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2.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shift from host-centricity to production team-centricity, the new trend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pan-entertainment era, and the need for innovation in settings and structures have intensified the phenomenon of “pan-host” in China’s reality TV shows, and the identity of traditional professional hosts may be redefined. The “pan-host” in reality TV shows brings new feelings to the audience, but meantime leads to the loss of professional host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program innovation and causes excessive entertainment and other adverse consequences. This phenomenon should be highly concerned by the industry.

Keywords: reality TV show; Hunan Satellite TV; pan-host; traditional professional host; production team; excessive entertainment

收稿日期: 2019-02-26

基金项目: “全国包装广告研究基地”“湖南包装广告创意基地”研究项目“新媒体时代湖南广电产业生态变迁及其对广告业影响研究”(17JDXMB07)

作者简介: 谭敏(1988—), 女, 湖南株洲人, 株洲市广播电视台记者, 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影视艺术; 郑坚(1972—), 男, 湖南株洲人,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影视艺术。

中国电视节目发展初期,主持人被认为是价值信息的“传递者”。根据主持形式、节目形式、节目内容,主持人被分为不同类型,例如报幕式主持人、串场式主持人、解说式主持人等。到20世纪90年代,主持人慢慢脱离了“传递者”的定位,成为一档节目的核心。一个好的节目需要主持人来具体执行,并由主持人在话筒、镜头前完成。近些年来,新媒介的产生使得主持人的角色发生了进一步的转变,主持人个人风格的形成使得他们慢慢变成媒体的形象标志。随着真人秀节目的风靡,电视节目主持人又面临着新一轮的角色转变和挑战。^[1]现在很多电视节目不再设置主持人,而是由参与嘉宾自行提任主持人。

从知网上搜索“泛主持人化”方面的研究发现,最早的研究文献出现在2003年。对于“泛主持人化”,不同的学者观点相左。岳广鹏认为,“泛主持人化”犹如一把“双刃剑”,“泛主持人”活跃了电视节目的内容和形式,凭借原本身份吸引了更多的受众,极大地提高了节目收视率,满足了大众娱乐性的需求;但这种效果常常是短暂的,很少有观众能把一开始的好奇长久地保持下去。收视率是一个长期努力的结果,最根本的还是得把节目本身扎扎实实地做好。^[2]

李丽则认为,新媒体时代,原来在电视节目中处于主导者角色的主持人面临着严峻挑战。“去主持人化”是对主持人作用的颠覆,“泛主持人化”是对主持人类别的丰富,“草根主持人”是对主持人门槛的降低等,这些变化是对传统主持人定义的重构。^[3]“泛主持人化”并未对主持人行业的发展产生过多的负面影响。

“泛主持人化”是满足了大众娱乐需求,还是降低了主持人入门槛、丰富了主持人类别?面对媒体新格局,主持人是应该固守专业并强化专业素养,还是追求主持以外其他领域的专业优势?至今仍难有定论。本文将结合湖南卫视真人秀节目为例,结合实际案例,剖析“泛主持人化”现象的利弊,为主持人发展方向、国内真人秀节目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并对如何规约“真人秀节目中泛主持人化”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 真人秀节目中传统专业主持人不再占据C位

“真人秀”是中国式的译名,它起源于欧洲,

流行于美国,原名为“Reality TV”即“真实的电视节目”,多指由普通人(非演员)在规定的情景中,按照预定的游戏规则,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作出自己的行动,同时被记录下来而做成电视节目。^[4]它强调的是实时现场直播,它没有剧本,不是角色扮演,是一种声称百分百反映真实的电视节目。

近些年,随着《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亲爱的客栈》《我家那闺女》等真人秀节目的热播,真人秀节目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喜爱。真人秀节目讲故事、重真情、展才艺的特性使得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例如,在《我是歌手》节目当中,专业主持人扮演歌手的“合伙人”,职业歌手则站在舞台C位(一般指舞台中央或艺人在宣传海报的中间位置,后被引申为各种场合中最重要、最受关注的位置),当起了节目的“串讲人”,成为了事实上的主持人。另外,在《爸爸去哪儿》节目中,观众几乎看不到主持人的存在,明星嘉宾们都按照节目规则展开“剧情”。可以看出,传统专业电视主持人在真人秀节目中被动地“去中心化”,不再占据C位,其职业发展受到严峻挑战。与之相反的是,歌手、演员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跨界主持。在这些节目中,节目“主持”的功能还在,但是主持的“人”变了,泛化了。

真人秀节目“泛主持人化”是什么?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因特殊节目形式的需求,在节目进行过程中,除了节目主持人之外,节目的其他参与者行使一部分“主持人”的功能,如串联、过渡,控制节目进程,表达节目观点,调动现场气氛,等等,从而使整个节目效果得到最佳化。^[5]还有学者指出,泛主持人化现象就是主持人来源广泛,既有科班出身的主持人,也有一些未经科班培训的非专业主持人。^[6]

综上所述,真人秀节目“泛主持人化”是指在真人秀节目中主持人职能的泛化。主持人不再是大众心中的“字正腔圆、甜美靓丽”形象,而是职能化、角色化。“主持人”可以是歌手、评委、嘉宾……但他(她)承担着“主持人”的职能,具有推进节目整体进度和调整节目效果的功能。例如,《我是歌手5》节目中,张韶涵所行使的“串讲人”就是主持人职能化的体现;在《爸爸去哪儿》节目中,李锐所扮演的“村长”——这个特定的角色就是主持人角色的转化。

二 真人秀节目中“泛主持人化”成因

从2012年开始,随着真人秀节目的兴起,媒体“泛主持人化”现象越演越烈,这一现象的产生对主持人的个人素养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泛主持人”化现象也让媒体节目传播呈现出多元化的效果,受到观众的热捧。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亲爱的客栈》《花儿与少年》等一系列真人秀节目成为电视综艺节目的主流,便是最好的市场见证。那么,形成这种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这值得认真研究。

(一) 主持人中心化向制作团队化转变

20世纪90年代初是广播电视的转型时期,没有国家拨款、没有行政级别、实行独立核算的商业电视台越来越多地采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体制——完全依靠市场、广告生存。不过,在商业电视市场这一大背景下,广播电视依然是政府喉舌,发挥着巨大的宣传导向作用,广播电视管理部门对电视节目依旧采用统一管理的形式。这一时期,电视节目制作方式比较固定,专业主持人定岗定位,多以新闻播报、串联节目流程为主,成为连接政府和百姓的桥梁。例如,从湖南卫视大型故事性情感类节目《背后的故事》中就不难看出,主持人是带动整个节目情绪的关键点,也是一档节目的中心。

20世纪以来,随着网络PC端、移动通讯的迅速发展,各大卫视上星,广播电视节目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2012年起,中国电视的各类真人秀节目在这一时期不断涌现,并得到市场的高度认可,成为中国视觉消费的荧屏主力。与此同时,随着新的节目类型的不断丰富,广电管理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从原先的统一管理变成了团队个性化制、时段划分制,2018年还出现了团队试行工作室制。这也就意味着制作团队在内容层面拥有足够的创作空间,在人事、薪酬管理等方面掌握了主导权。市场的变化让节目制作、体制管理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同时意味着电视主持人“权利”的变化。主持人不再是上级部门统一调配,而是由专门的团队根据节目整体需求来进行打造,这点在湖南卫视推行的7个团队试行工作室制的改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王恬工作室的代表作《中餐厅》、陈歆宇工作室代表作《亲爱的客栈》这

些真人秀节目中不难发现,节目在最初的设计中就已经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主持人,取而代之的是具有“主持人”功能的角色。例如,在《亲爱的客栈》中,客栈老板王珂和老板娘刘涛这两个节目嘉宾,就承担着推进节目情节发展、控制节目走向的“主持人”职能。这一现象的出现,跟真人秀节目本身特性有关之外,还跟广电体系工作室制中制作人具有主导权息息相关。

(二) 泛娱乐化时代流量成为传播新趋势

2018年7月第4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报告日期,全球网民达到40.12亿,中国网民有8.02亿。其中,中国手机网民有7.88亿,占中国网民的98.3%。此外,互联网普及率为57.7%。用手机看视频、刷流量最多的是20~30岁的网民,他们是网络电视的主体受众。中国20~30岁的这一代受众是看着美剧、英剧、日韩剧长大的,不喜欢说教的题材,更加不喜欢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呆板的播报节目或流程化的综艺节目。他们对节目的追求也不再是因为一个主持人的名气,而是因为节目的品质与创新性以及明星嘉宾的喜好。在这一大背景下,节目是否需要主持人,或者是否需要一个有名气的主持人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反而明星嘉宾、有趣的话题成了受众为节目买单的关键。

在当前泛娱乐化时代,各大省级卫视针对20~30岁主体受众推出了大量娱乐化的节目,真人秀节目也在这一时期火爆起来了。例如,《爸爸去哪儿》第一季播出之后就受到观众的喜爱,之后几季在芒果直播依然有很高的关注度;再如,《我是歌手》从第一季到第六季,不仅刷新了大型歌唱真人秀节目的定义,一定程度上也为年轻受众带来了精神文化大餐。当代青年观众偏向于轻松活泼、娱乐搞笑的节目,对严肃、刻板、说教、固化的节目有一定的抵触心理。而真人秀节目因满足了年轻受众的心理需求,成为了媒体传播的新趋势。

(三) 真人秀节目设置和结构不断创新

无论是《爸爸去哪儿》还是《亲爱的客栈》,其节目的形式都非常新颖。在观众眼中,节目中的明星变得不那么高大上,而是比以前更加接地气。例如,《向往的生活》节目中,专业主持人何炅成为蘑菇屋“主人”,每一期节目中邀请不

同艺人和歌星,用明星的真实感受来刷流量。明星们下地插秧、上山挖笋、烧火做饭……一边吃饭一边聊着生活小事,诉说荧屏幕后的故事。通过真人秀这种方式,观众了解到明星的生活、性格,拉近了明星与受众的距离,节目因此收到很好的收视效果。

另外,真人秀节目主要讲究的就是“真”,明星们按照导演组对节目的设置完成各自的任务即可,不再需要主持人来串场。例如,《爸爸去哪儿》节目中李锐担当的就不再是传统的专业主持人角色,而是“村长”这个角色。整个节目具有很强的故事性,采用新的制作方式,节目中的角色“村长”,兼具主持人功能,其主持与整个节目情节融合在一起,这样,整个节目不需要传统的专业节目主持人就可以完成。其在节目内容和环节的设置上也打破了常规思维,与传统综艺节目相比,《爸爸去哪儿》这档节目使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

为了增加节目的看点,尽可能地吸引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节目组邀请了大量明星参与节目,进一步弱化了专业主持人的地位和职能。以《偶像来了》为例,邀请的明星年龄构成有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其中如赵雅芝、关之琳、朱茵、陈乔恩、欧阳娜娜等都是受众耳熟能详的知名演员。不可否认的是,她们的出现为真人秀节目增添了看点,大大提高了收视率。再如,《爸爸去哪儿》在明星的选择上实现了各行业的跨界地区,其打的是明星组合拳,邀请的明星有如港台地区的林志颖、陈小春,体育界的田亮、邹市明,时尚界的张亮等。这样,观众看到的就不再是以往一个节目一对一的单个明星,而是几个甚至十几个明星的优化组合。其虽然是典型的捆绑式“销售”,却让观众感到非常“划算”、过瘾。

三 传统专业主持人身份或将被重新定义

在大众的心里,传统专业主持人是一个对包括外形条件、语言能力、反应能力、文化水平、心理素质等在内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的职业,只有系统学习过播音主持知识的专业人士才能从事、胜任这个职业。反观现在的真人秀节目,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走上主持人岗位,而且“泛主持人”

所带来的节目效果还似乎远远超出了传统专业主持人。这种情况,或带来传统专业主持人身份的重新定义。

(一) 主持人作用被分解,以还原真实情节

在大型明星自助远行真人秀节目《花儿与少年》中不难发现,传统专业主持人已经不存在了,节目中“花少姐弟团”去旅行时,没有经纪人,不准带助理,每天生活费有限,他们要在人生地不熟甚至语言都根本不通的国度,完成一段异域的背包奇妙之旅。整个节目中,从表面上似乎找不到“主持人”的痕迹,但其实是幕后强大的制作团队分解了“主持人”的职能。

另外,在《我是歌手》这档真人秀节目中,也出现同样的现象。导演组将李维嘉、杜海涛等专业主持人设置为“音乐合伙人”,从主角变身配角,帮助歌手熟悉环境,指引歌手熟悉参赛规则,这样,明星与主持就成为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合作关系。节目组只要将他们交流的台前幕后真实场景播放出来即可,不需要传统专业主持人站在舞台上进行节目整体调度和再创作,只要通过后期制作的剪辑和字幕的搭配即可完成节目。歌手竞演台前幕后的临时反映和突发状况也成为节目的看点,节目不再需要传统专业主持人用设定好的问题去挖掘看点,也不需要主持人按照设计好的台本去煽动情节,歌手们只需要在节目设定的环节进行最真实的个性释放即可。由此可见,由于真人秀节目中的“真”,导致了主持人的作用被分解。

(二) 嘉宾、评委份量加重,以增加节目看点

一档好的节目是需要专业人才来支撑的。湖南卫视《快乐男声》节目中所请到的嘉宾都是音乐方面的专家,这些嘉宾可以在节目中对参赛选手进行点评、指导。嘉宾是内行,主持人是外行,所以嘉宾在节目中显得尤为重要。根据节目需求,嘉宾、评委镜头增加,主持人镜头减少,这也导致专业人士角色份量加重、主持人作用在舞台上弱化。

另外,在很多湖南卫视的真人秀节目中,还出现专业主持人“让位”现象——主持人镜头减少,突出嘉宾、参与者的主体感。2018年国庆期间,湖南卫视推出的真人秀节目《摇啊笑啊桥》,节目以2018年风靡网络的“摇摆桥”游戏为核心项目,选手组成战队,随着接地气的音乐,在桥上

跟着节奏左右摆动,荡起摇摆桥,奋力保持平衡,以不落水者为胜。参加节目的选手来自各行各业,有青春活泼的大学生,有衣冠楚楚的白领,有时时尚潮流宠儿,也有佛系青年……整个节目以“素人”为主体,在编排上巧妙设计,特别注重观众的快乐需求。节目中,专业主持人杜海涛的出境不再像其在综艺节目《快乐大本营》那样的频繁,而是成为现场解说员、现场的声音传递者。相反,游戏参与者的画面增多,以增加节目主体看点。

(三) 专业主持人角色化、表演成分增多

20世纪以来,随着广播电视节目形式的不断丰富,节目主持人的主持风格也越来越多样化。其中,主持人角色化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所谓“角色”,一般指的是艺术创作过程中塑造出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本文所说的角色化现象指的是主持人在主持过程中的“有角色表演”,是主持人在节目中达到表演和主持的统一。当下的电视节目中,主持人既扮演人物角色又充当节目主持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普遍。^[7]例如,《爸爸去哪儿》中,主持人李锐成了“村长”;《偶像来了》中,主持人汪涵成了“队长”;《身临其境》中,杜海涛、沈梦晨成了学员……

表面上看,真人秀节目中主持人的地位越来越低,越来越弱化了,与以往站在舞台中央渲染节目效果的传统专业主持人相比,甚至看不出他们“主持”的痕迹。不过从其功能角度来看,真人秀节目的主持人其实并不是弱化了,而是泛化了,被赋予了更多的角色和功能,例如节目中“评委”“导师”“音乐合伙人”等角色。这些角色代替了传统主持人在舞台上的功能和职责。真人秀节目中,主持人不再是站在舞台上介绍嘉宾、说着台词的角色,而是转化为真人秀节目中的参与者、执行者。传统主持人所独有的为节目穿针引线、引领节目走向等作用在真人秀节目中角色化了、泛化了。

四 真人秀节目“泛主持人化”带来的弊端

不可否认,真人秀节目带来的“泛主持人化”活跃了电视节目的内容和形式。真人秀节目凭借“真”的特性、独特的节目编排吸引了不同年龄的受众,极大地提高了节目的收视率。但是,“泛

主持人化”在给中国电视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一) 专业主持人流失

近些年,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传统媒体面临的市场竞争日益严峻。主持人作为传统媒体核心竞争力,其价值和作用被一次次重估。诸多大咖——歌手、演员、大学教授、制片人等尝试着走出各自耕耘多年的领域,凭借出色的语言天分、雄厚的知识储备以及在行业积累的人气和自信心,不约而同地将触角伸向主持人这一新领域,与传统专业主持人共享市场份额,这样,势必变相地减少专业主持人的机遇和平台,导致打造名牌主持人的周期越来越长。例如,《我是歌手》从2013年第一季到2019年《歌手2019》第七季,整整7年的节目中,全部都是用竞演歌手代替传统主持人的“席位”,这就让传统专业主持人缺乏展示的平台,专业主持人不得不“被迫”另寻出路,甚至转行,造成人才流失。

另外,随着各大电视台制播分离以及团队试行工作室制,专业主持人的编制由原来的定编定岗变成节目临时合作制。这种短期的“合约关系”,不具备“排他性”,电视台完全可以寻找另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或者其他节目团队进行合作,这对电视台储备人才来说,也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流失。从收视角度来看,由于主持人频繁地从一个平台跳到另外一个平台,受众也会因为主持人的“明星”效应而不断转移。长期如此,不利于电视主持行业的良性发展。

(二) 不利于节目创新

“泛主持人化”出现以后,有些电视台认为培养一名优秀的主持人费时耗力,不如花高薪去聘请一位具有一定专业主持人素养的歌手或演员来得简单、快捷。因此,很多电视台在邀请到一名“泛主持人”后,寄希望于用“泛主持人”本身的流量带动节目效果,而不是让“泛主持人”去适应真人秀节目中原先设置的内容和定位。例如,《向往的生活》节目中,何炅、黄磊、刘宪华三位主人公一起守拙归田园,为观众带来一幅“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温情待客、完美生态”的生活画面,确实很吸引受众。节目外,黄磊是烹饪达人;节目中,黄磊从演员定位为蘑菇屋“主厨”。节目在一定程度上向泛主持人本身的特长进行了倾斜,

试图以明星效应来带动观众流量,这势必制约节目内容的良性发展。

《中餐厅》第二季中,赵薇、舒淇、苏有朋、王俊凯、白举纲5位明星在异国他乡经营一间中餐厅。在节目中,赵薇、苏有朋两人在节目以成名之作——《还珠格格》来开展话题;为了让餐厅经营更好,节目主人公们还将赵薇在《还珠格格》中的照片印在菜单上;苏有朋作为台湾偶像团体组合“小虎队”原成员,节目中经常用“小虎队”曾经唱过的歌来做背景音乐。不可否认,节目中“泛主持人”自身很容易带来受众流量,但节目过度包装和消费“泛主持人”,也让节目潜移默化地失去本身所要表达的内涵。近两年,一些电视台更是专门去为“泛主持人”量身打造一档新节目。长期如此,势必造成“泛主持人”节目泛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利于真人秀节目再创新的,真人秀节目最原始的味道也无法全部得以呈现。

(三) 网络传播带来审美降级

2014年4月20日,湖南广播电视台旗下唯一互联网视频平台芒果TV正式上线,以湖南卫视为资源依托的台网融合战略计划正式实施。从此,湖南卫视原创节目内容不再对外分销互联网版权,所有自有版权内容只在自主网络视频、IPTV和互联网电视等平台播出,将版权内容作为成本投入,变短期利益管理为战略价值管理,全力打造芒果TV的互联网平台^[8],其由服务观众向服务用户转型的媒体生态圈正式走向新征程。短短数年间,网络传播逐渐成为年轻受众的主流阵地。随着网络真人秀节目中网红主播、草根主播的流行,加上其网络传播追求的极端娱乐性,不少学者对其作出了“娱乐至死”的定位。泛主持人作为“娱乐至死”媒体时代的产物,其目的是迎合受众的各种需求,甚至是格调不高的需求,这容易导致节目本身和受众视角审美降级。

不可否认,真人秀节目中“泛主持人化”的出现,给受众带来不少新奇的感受。但是,在“娱乐至死”的大背景下,真人秀节目泛主持人的过度娱乐则显得肤浅。因为,娱乐一般并不具备引发创造的功能,归根到底是一种感官的享受。例如,经营体验类真人秀节目《亲爱的客栈》,节目邀请两对明星夫妻或情侣,一同前往具有浓郁人文特色的圣地——泸沽湖,用20天时间经营一

家客栈。节目中除了固定人物设定老板、老板娘、员工之外,还会邀请演员、歌手来作为见习员工。整档节目中,受众看到的都是客栈经营者与房客一起打扫卫生、吃饭唠嗑的“娱乐”场景,并没有深入地去挖掘生活的本真。观众大部分消费的是参与嘉宾本身的价值,追求的是一种感官上的享受,而缺少对社会主流情感、主流道德、主流价值观的共鸣。

综上所述,在真人秀节目“泛主持人化”的荧屏时代,主持人的春天是否真的已经接近尾声?笔者认为,很多时候这并不是主持人的个人问题,而是节目设置和媒体市场需求的问题。主持人是为节目服务的,如果节目不需要专业主持人,主持人自然没有存在的必要。特别是在真人秀节目中,直接用具有主持人业务能力的明星来增加节目看点、满足受众的好奇心也未尝不可。但是,任何节目类型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一段时间后,如果专业化节目增多,必然更加需要传统专业主持人,因为他们的控场能力、应变能力、主持基本功与泛主持人相比更加专业。因此,专业主持人在此时更应该保持耐心,对当前媒介生态有清醒的认识,除了要练就一身过硬的专业技能外,同时,还要掌握“泛主持人”们具备的才能和特长,不断探索新媒体时代下的主持理念,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

有学者提出,在互联网人人皆“主持”的时代,特别是网综和新媒体兴起这一大背景下,跨界主持、网红主播的流行,降低了主持人的入门门槛。对此,不少业内专业主持人及将要进入主持行业的新人们担心职业发展受阻。笔者认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持行业不会受新时代媒体下等客观因素的冲击而消失。与此同时,明星主持、网红主播等泛主持人会为节目带来更多的新元素,将传统主持推向一个新的时代。其实,让主持人真正对职业发展感到迷茫的是,新媒体形式下,泛主持人法律法规缺位,我们应该思考如何规约电视、网络真人秀节目中“泛主持人化”的问题。

2004年12月,国家广电总局向社会公布了我国首部《中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准则从责任、品格、形象、语言、廉洁等方面,就如何加强广播电视队伍建设、倡导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规范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的

职业行为等方面进行了规范。笔者认为新媒体形式下, 泛主持人特别是网红主播也应遵守这些规范, 相关监督部门更要加大力度对其进行监督。同时, 要加强对泛主持人的职业道德准则培训。因为在庞大的社会规范体系中, 除了法律法规外, 还要有伦理道德、习惯规则、行业自律等。“法无禁止即自由”并不能自动延伸为“法不禁止即允许”^[9]。另外, 还要加强真人秀节目中泛主持人的播音员主持人执业资格管理, 只有持有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的明星、歌手等才能在真人秀节目中担当“主持”角色。电视台也应主动作为, 成立主持人协会。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电视台对主持人的培养和选拔经验, 即培养和选拔主持人不能仅仅局限于主持人的年轻漂亮等外部特征, 还应注重主持人的新闻专业素养, 同时有意培养他们的人文社科素质。在主持人的选拔上, 更应该把目光投向那些有个性、有多种从业经历的主持人。^[10]

参考文献:

- [1] 汪洋梓楠. 中国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角色转变 [J]. 新

闻研究导刊, 2016, 7(12): 166.

- [2] 岳广鹏. 中国电视的“泛主持人化” [J]. 电视研究, 2010(2): 45-48.
- [3] 李丽. 新媒体环境下电视主持人的价值重塑 [J].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018, 36(1): 129-132.
- [4] 吴倩倩. 浅析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选拔方式和角色定位 [J]. 新闻研究导刊, 2016, 7(19): 177.
- [5] 方劲. 浅析我国当下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类型及特点 [J]. 传媒与教育, 2016(2): 79.
- [6] 徐珂莉. 中国电视传媒泛主持人化现象的影响 [J]. 新闻爱好者, 2017(9): 85.
- [7] 翁晓华. 论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化现象 [J]. 声屏世界, 2006(12): 45.
- [8] 沈丹洪, 吴瑶, 范天怡. 探究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电视媒体与新媒体互联发展 [J]. 新闻研究导刊, 2016, 7(4): 258.
- [9] 胡正强. 主持人做广告的传播伦理之辩 [J]. 当代传播, 2011(5): 98.
- [10] 高贵武. 中美电视节目主持人特征比较 [J]. 电视研究, 2008(2): 73.

责任编辑: 黄声波

(上接第64页)

参考文献:

- [1]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15.
- [2] 赵毅衡. 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 [J]. 国际新闻界, 2013, 35(6): 6-14.
- [3] 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导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4] 李如龙. 汉语方言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1.
- [5] 贾樟柯, 赵静. 贾樟柯故乡三部曲 [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 1.
- [6] 朱定峰. 方言: 塑造电影人物形象的有效工具 [J]. 电影文学, 2007(14): 28.
- [7] 史博公, 朱敏. 方言: 电影创作的活水源头 [J]. 当代电影, 2007, 2(2): 10-13.
- [8] 汪如东. 汉语方言修辞学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 45.

- [9] 阳海洪, 李安琪. 孤独意识: 贾樟柯电影《山河故人》的主题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3(4): 84-89.
- [10] 王艳云, 李菲. 灰色体验与辩证诉求: 论贾樟柯小城电影的价值追寻 [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5): 12-14.
- [11] 鲁晓鹏. 21世纪汉语电影中的方言和现代性 [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3(4): 13-18.
- [12] 周振鹤, 游汝杰. 方言与中国文化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
- [13] 崔淑琴, 王艳云. 本土与全球的纠葛: 贾樟柯电影中的焦虑与不确定性 [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3(4): 25-30.
- [14] 贾樟柯. 我不诗化自己的经历 [N]. 文汇报, 2017-07-31(04).

责任编辑: 黄声波